



~ 16
2692
2



81 八  
SCOS  
S

卷之二

錢塘 王琦 珠崖 輯

濟 魯川 較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籠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一作蹉跎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  
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

李太白文集 卷之二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購求

門八 16  
號 2692  
卷 2

秋旻我志在刪述垂繆木輝映于春希聖如有立絕

筆於獲麟鄭玄毛詩箋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

詩大序開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頡頏古漢書註春

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

國韻會榛木叢生貌班固荅賓戲于是七雄號關分

裂諸夏龍戰虎爭隋書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陶潛詩

漂流逮狂秦昭明太子文選序楚人屈原含忠履潔

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

既傷壹鬱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

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史

記雅而大之至于無垠無垠謂無畔岸也建安漢末

年號于時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作焉詩體一變世

謂之建安體自是而後每降每變下逮梁陳隋氏靡

麗極矣世總謂之六朝體憲章謂詩之法度聖代謂

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京詩我

皇敘群才謝朓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王彪之

詩飛鴻振羽騰龍躍鱗上正詩高祖起豐沛東運以

躍鱗左思魏都賦丹青炳煥雨雅秋為旻天李邕以

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弘明集如會與春

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韻梁簡文帝採蓮曲于春誰

與樂夏侯湛閔子騫贊聖既擬天賢亦希聖杜預左

傳集解仲尼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

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

固所以為終也○楊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章詩

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春秋不作則

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

復能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于戈相侵以迄于秦中

李太白文集

卷二

二

第二句意其說極為明子學者試一玩味前之二解  
不待辯而確知其誤矣本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  
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  
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其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  
自明其素志歟○榛音近  
神琅音銀綺音起旻音民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汜。

蟾蜍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沉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淮南子精神訓月中有蟾蜍高誘註蟾蜍蝦蟇也又

說林訓月照天下蝕于詹諸高誘註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口蝕

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沈約詩舍吐瑤臺月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

已朝疑沈佺期詩王流含吹動金魄度雲來魄月體  
黑暗處朔日之月謂之死魄望日之月謂之生魄金  
魄者是言滿月之影光明燦爛有似乎金故曰金魄  
也毛詩正義蟾蜍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春秋潛潭  
巴虹出日旁后妃陰脅主後漢書凡日旁氣色白而  
純者名為虹琦按蟾蜍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蟾  
均見西方日在西則蟾蜍見東方與日旁白色之氣  
呼為虹之名而實則判然二物也太白以日旁之虹  
東蕃入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  
居也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初學記日月謂之兩曜漢  
書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  
長至有九取王女為妃及帝即位為皇后擢寵驕  
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  
怒后及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  
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詛大逆無道相連  
及誅者三百餘人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  
于巫祝不可所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楚  
辭桂蠹不知所淹雷漢書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花不  
李太白文集 卷二 三

實黃雀巢其顛潘岳西征賦弛秋霜之嚴威劉峻廣  
絕交論尹班陶陶于永久○新唐書玄宗皇后王氏  
同州下却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孫帝為臨淄王  
聘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  
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  
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即死  
兄守一懼為求厭勝辱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  
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后有子與則天比開元  
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  
不祐花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  
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謹作翠羽帳賦諷  
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此詩蓋詠其事  
也蕭士贊曰王后事與漢武陳后事極相類二后雖  
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  
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  
為證最為切當桂蠹不實是采廢后制中語唐仲言  
曰蟾蜍蝕月比武妃逼后月光虧而魄沒見后已廢  
而憂死也蟬螻借日之光以成形令人紫微而反  
為所蔽比武妃既得幸而蠱惑帝心至于荒亂也

日月俱為陰邪所傷而蒼生無以仰照則萬象皆昏  
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陳后以  
嫉妒幾絕皇嗣實有可廢之條今王后撫下有恩昔  
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陳后比矣所謂昔  
是而今非也且帝以后無子罪其花而不實然不觀  
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龍分則不能育子奈何  
遠以天霜之威加之哉大抵國家之亂起自官闈我  
因念及此事為之感嘆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世而  
明皇卒以太真亂國太白可謂知幾矣琦按舊唐書  
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月蝕既已耶廢皇后王氏  
為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蝕為喻是雖比而實賦也

三泉其三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蕭本劍決浮雲諸侯盡

西來明斷自天啟一作雄圖大畧駕群才收兵鑄金

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

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人一作哀連弩

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鬚鬣

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

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吞二周

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

都賦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章懷太子註龍興虎視喻

盛強也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為所虜而西

人於秦也在傳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杜預註啟開也

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畧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六年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宮廷中水經註潼關歷北出東滄通謂之函谷關

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容軌號曰天

險函谷正東開者當六國未滅之時慮其侵伐以函

谷為守禦之要樞啟閉甚嚴六國已滅天下統無

事守禦函谷可以常開矣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

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又云二十八

年南登琅邪大樂之雷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

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有

平御覽伏滔地記曰琅邪東南十里有琅邪山即古

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雷三月

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眾山之上高五

里下周二十五里山上壘石為臺石形為磚長八尺

廣四尺厚八寸三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殿二百

餘步刊石立碑紀秦功德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

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李太白文集

卷二

五

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木  
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巨鱗插雲鬣刺天巖骨成  
岳流膏為淵史記葬始皇鄒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鄒  
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  
而致棺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正義曰顏師  
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韓非子死者始死而血已  
血而血已血而  
灰已灰而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于載落風塵  
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蕭本望  
仙真羽駕滅去景殿車絕回輪尚恐舟液遲志願不  
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

我春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太平御覽春秋後語  
九千里翔翔乎窈冥之上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  
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  
以奉成五色之用宋書有鳳凰御書遊文王之都書  
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黃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  
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漢書羽翮以就橫  
絕四海顏師古註絕謂飛而直度也蕭士贇曰道家  
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半鑄中以  
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始女次謂之王  
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亦曰黃芽徐禎卿曰落脫也謝  
也一統志清溪在池州府源出涇溪山與石人嶺水  
合北流爲玉鏡潭又東流經府門外復折而北至  
清溪口大江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沈約  
詩若蒙羽駕遊得奉金書石桓麟西王母傳玉母所  
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郡崑崙之圃閻風之苑  
左帶密池右環翠水其山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  
非騰車羽輪不可到也楊齊賢曰羽駕言乘鸞駕鶴  
李太白文集 卷二 六

得服之白曰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  
列子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楚詞  
見韓衆而宿之今問天道之所在王逸註韓衆仙人  
也抱朴子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曰視書萬  
言晉誦之冬恒不寒口銘音延聽音標液音亦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中有綠髮翁披雲一作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

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啟玉齒一作忽

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

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水經註太白

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許谷云武功太白去

冬積雪望之皓然陶潛詩邈與世相絕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曹植飛龍  
篇我知真人長跪問道義梁傳軍人粲然皆笑范甯  
註粲然盛笑貌郭璞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李  
善註啟齒笑也吳越春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抱朴  
子夫得道者上能鍊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蒼  
然忿遽貌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形影相甲五情愧  
艱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  
念之五情熱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昔別雁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蟣虱生虎膽心魂逐旌旆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代馬代地所產之馬曹植



協詩士風安所習。由來有故然。徐禎卿曰：代北越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此去家就成，非人之情也。山西通志：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雙關陞絕，雁欲過者，必由此徑，故名。一名雁門塞，倚山立關，謂之雁門關。山西之關，凡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雁門為最。趙李牧、漢鄧都，備邊於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鷲地險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章懷太子註：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思神梁書：鳥塞同文，胡天共軌，淮南子：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後漢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髻，以青系為，加雙鵝尾，豎左右為鵝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皆冠鵝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袴白虎文，劔佩刀，虎賁武騎皆鵝冠，虎文單衣，襲邑，歲獻織成，虎文衣，鵝者勇雉也，其關對一死乃止，故趙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馬，太白所謂蟣虱在虎膽者，蓋謂其生於虎衣，鵝冠之上，猶之甲冑生蟣虱也。周禮：通帛為旃，析羽為旛，鄭康成註：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五采繫之，於旌之上，所謂注旄於下首也。史記：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元狩四年，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引兵出東道，欲上書報天子軍出，折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軍出，折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戰，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譏此詩以飛將軍剪截作飛將，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為邊害，平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並以將軍為將，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首蕭本作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一作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

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耶之四體輕將隨赤松

去對博坐蓬瀛又舉首遠望之一作我欲一問之

凌經歷也楚辭九嘆警若王儵之乘雲公載赤霄而

凌太清江淹詩日暮碧雲合飛銑謀碧雲青雲也史

記李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於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蕭士贊

曰白王童言童之顏如玉之白也陳子昂詩馳驅翠

虬駕伊鬱紫鸞笙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王逸註回

風謂之飄風釋名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飡音餐

其八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

咸陽二三月官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咸陽二三月百鳥鳴花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

枝玉劔誰家子西秦豪俠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

馳意氣人所仰治遊繆本作方及時子雲不曉

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章京鬢若絲投閣良可

歎但為此輩嗤謝尚大道曲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

紅漢書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

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

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

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雷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

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

因推冷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

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與偃善謂

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何不

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則上知計出于足

下則安枕而臥者無慘怛之憂偃人言之主主立奏

書獻之上大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

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敵膝道入坐

未定上曰願謂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

白玉童云蕭註中無此語不知何據豈誤諸家註中語為蕭士贊乎

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乃請賜將  
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千是董君貴寵天下  
莫不聞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楊修答臨  
淄侯騰吾家子雲老不曉事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  
成都人孝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從至射熊館還上  
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  
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  
恭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  
天祿關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恐不能自免乃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此問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  
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情  
作符命古詩但爲後世唾唐仲言曰此刺戚里驕  
橫而以子雲自况所謂綠幘必有所指○唾音鴟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乃一作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

陵侯富貴故一作苟繆如此營營何所求莊子昔者

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

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

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神仙傳麻

姑云接壽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蓬萊水又淺

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王遠嘆曰聖

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

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

清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

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曰青門瓜也

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其十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

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願向平原笑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  
 仕宦任職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  
 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  
 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  
 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魯仲連  
 曰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  
 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  
 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  
 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  
 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梁未覩秦稱  
 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秦無已而帝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畜而與其所賢奪其所  
 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穢妾為諸侯妃嬪處  
 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辛

寵平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  
 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  
 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為貴於天下  
 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取  
 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終身不復見廣韻個儻不羈也史記明月之珠出於  
 江海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註夜光之珠  
 有似月光故曰明月朱穆崇厚論振英聲於百世謝  
 眺楚江賦願希光於秋月承末照于遺簪楊齊賢曰  
 澹蕩猶放蕩也宋書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季謝  
 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  
 代可同調○個音惕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一作豈

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一作誰能學天飛三秀與君采○顏延年詩曰觀臨東溟呂向註東溟東海也謝瞻詩逝川豈住復曹植詩流光正徘徊春容謂少年之容秋髮謂衰暮時之髮郭璞詩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呂延濟註雲螭龍也楊齊賢曰吸景吸日月之景○螭音鳴

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逸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劉孝綽詩競矯桃李顏將猶與也後漢書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安

車京纒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合於北軍給牀○官朝夕進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眠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漢書酈生長揖不拜顏師古註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漢書天子縱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四十六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張載詩昔為萬乘君一統志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里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張華詩穆如灑清風陶潛詩袁安困積雪逸然不可干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一作化

羣生寂寞綴道論一作空簾閉幽情一作騶虞不虛

復一作來鸞鷲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

去已久誰人能一作測沉冥鮑照詩君平獨寂寞身世

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

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是非之問則

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

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

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

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

言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

氣也大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

之始也孝經鉤命訣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

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為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

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形氣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

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其謂之太極鄭康成乾鑿度詩

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為太易漢書太史公習道論

於黃子謝靈運詩委講綴道論毛萇詩傳騶虞義獸

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國語周

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韋昭解鸞鷲鳳凰之別名也

蕭士贇曰二句喻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博物志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

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齋

糴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

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

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

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

處荅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

宿計其年月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

天漢漢書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

吹其操孟康註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也揚子

蜀莊沉冥李軌註沈冥猶寂然無迹之貌吳祕

註沈冥不仕故曰沉冥陳子昂詩玄感非象識誰能

測沉冥○鸞

音岳鸞音泥

其十四

李太白文集

卷二

三

胡關饒風沙蕭索一作竟終古木繆本作歲落秋草黃登

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嗟

峨蔽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

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

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

知關山苦一本此下多爭鋒徒死節秉鉞皆庸李牧

一作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胡關近胡地之類張正見詩

衛霍今不在邊人飼豺虎玉門陽關之類張正見詩

胡關辛苦地楚辭長無絕分終古班固燕然山銘經

版為一堵張載詩周墉無遺堵劉琨上懷帝表白骨

橫野古樂府延年壽千霜廣雅嗟峨高也榛木叢生

也莽草深茂也漢書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

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詩大雅王赫斯怒鄭箋

日赫怒意說文鞞騎鼓也騷擾也魏武善哉行慨嘆

淚如雨張載詩萌隸營農圃史記李牧趙之北邊良

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伴北不勝單于

聞之大率衆來人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

破役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

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張載詩季世喪

亂起盜賊如豺虎○鞞音皮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一作鄒衍復

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

賢才方知黃鶴一作舉千里獨徘徊史記燕昭王即

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

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

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

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

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幸自趙往士爭趨燕李善文選註上谷郡圖經曰黃  
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  
延天下之士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古詩棄我如遺跡左思詩視之如塵埃韓詩外傳田  
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  
矣哀公曰何謂也曰雞有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  
何也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  
池食君魚鼈豈君黍梁無此五德君猶貴之以其所  
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蘇武詩黃鶴一遠  
別千里顧徘徊○隗  
音危又上聲劇音極

其十六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三卷與咸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繆本騰不

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歿已久一作聖

久蕭本作風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

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越絕書客有能相劍者名

乃名掌者使取純鉤薛燭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

芙蓉始出又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

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

嘗有寡人願齋邦之重寶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

作鐵劍可乎于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于將

使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

鐵劍三枚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

大悅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

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為龍淵

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

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瓠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

知工布鈸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雜文若流水

不絕太平御覽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

曆卜占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斗牛間煥見之乎煥

曰此為寶劍氣華曰時有相吾者曰君當貴達身佩

寶劍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為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

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

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豔照耀乃送一劍



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士曰此干將也  
莫耶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  
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劍解光愈亮及華誅劍與  
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  
故墮水令人沒水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  
采微發曜日映川鮑照贈故人馬子喬詩雙劍將別  
離先在匣中鳴烟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形雌沉吳江  
水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高一為天地  
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于祀倘還并太白此篇  
蓋擬之也然鮑詩為故人而贈別其居要處在神物  
一聯李詩感知已之不存其警策處  
在風胡二語辭調雖近意旨自別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烟客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

不知繁華一作子擾擾何所迫崑山採瓊藥一作可

以鍊精魄神仙傳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

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尋索歷年  
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  
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  
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  
弟非耶初起問之即隨道士去遂得相見悲喜語畢  
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  
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他  
兒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初平曰此日羊起於  
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可得之弟獨得仙道如  
可學否初平曰惟好道便可得之弟獨得仙道如  
往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  
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改字為赤松子起初  
族死亡畧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起初  
字為魯班列仙傳丹火翼輝紫烟成蓋沈約詩所願  
從之遊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古詩威威何所道司馬  
相如大人賦噉瓊華張揖註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  
大三百圍高萬仞華榮也食之長生陸機詩上山採  
瓊藥穹谷饒芳蘭呂延濟註瓊藥玉英也江淹詩  
淪駐精魄呂向註精魄魄也  
徐幹中論形體者人之精魄也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前水復一作非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一作今人非舊人。年

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請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

上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

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邱。八門土

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

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

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纍繆。何如鴟

夷子。散髮棹扁舟。一作弄元一作縣和郡志。天津橋在河南

初造此橋。以駕洛水。用大船維舟。皆以鐵鎖鈎連之。

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為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

溢。浮橋輒壞。唐貞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脚

爾雅曰。斗牛之間為天。漢之津。故取名焉。劉庭芝詩

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揚齊賢曰。海色

曉。色也。雞鳴之時。天色昧明。如海氣朦朧。然舊唐書

東都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

東。即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

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

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橋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湖

後。置吳均詩。落月有餘輝。謝朓詩。春色滿皇州。張銑

難鳴曲。黃金絡馬頭。顏師古註。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高

邱。即嵩山也。又藝文類聚。俗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

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

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高。高高太室。故是

一山。何以言旁眺。亮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

是寫書誤耳。據此。則嵩邱別是一山矣。家語列鼎而

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敏古雞鳴曲鴛鴦  
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  
北邙山下築園養白鸚鵡紫鴛鴦牛青兒可歌怪  
禽委積其間爾雅鴛鴦雙戲庭幽謂鸛鵲也漢書  
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何時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  
道也黃犬嘆息李斯事詳見擬恨賦註晉書石崇有  
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絲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  
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  
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  
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  
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使者出而又反  
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  
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  
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  
皆被害漢書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  
然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范蠡  
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孟康曰  
扁舟特舟也顏師古註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

其十九  
舞之言鴟夷句應前功成身退之言○辟音關  
陰下抱杖臨清渠張銑註散髮言不為冠所束也徐  
禎卿曰黃犬句應前貴寵之言綠珠句應前歌

西上一作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  
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  
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  
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初學記華山五岳之  
西岳也周官豫州其  
鎮山曰華山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  
得化因曰華山陝西志華山北上有蓮花峯視諸峰  
為更高古詩迢迢牽牛星呂延濟註迢迢遠貌太平  
廣記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纖  
纖出素手楚辭章句芙蓉蓮花也楚辭青雲衣兮白  
霓裳慎蒙名山記雲臺峰在太華山東北而峰極嶮

四面陡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巖然獨秀有若靈臺  
神仙傳橋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  
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閉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  
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廷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  
童子羽衣星冠帝驚問為誰荅曰我中山魏叔卿也  
帝曰子若星冠帝驚問為誰荅曰我中山魏叔卿也  
謂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曰是朕臣也  
於是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  
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度  
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  
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  
牀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郭璞詩駕鴻乘紫烟此  
詩大抵是洛陽破沒之後所作胡兵謂祿山之兵豺  
狼謂祿山所用之逆臣蕭氏以胡兵為回紇以豺狼  
盡冠纓為用官爵賞  
功不分流品似未是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蕭瀛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水經濟水又東北徑華不

不連邱陵以自高虎牙架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

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通典齊州歷城縣有華

不注山其山直上如箭山東通志華不注山在濟南

府城東北十五里不字即柎字如詩棠棣之華鄂不

難難之不花之蒂也崑崙山孤秀如華柎之注於水

者然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

神農能入火自燒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

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

辛時復為雨師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公

服凌註人在天上向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

註陵陽子明經曰倒景如淳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

下也漢書登遐倒景如淳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  
故其景倒也沈約詩一舉陵倒泣與親友別欲語再  
景無事適華嵩○華不音花孚  
三咽昂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

紅顏分手繆本各千里去去何時還蘇武詩努力愛春華又云去去  
從此辭咽音噎在世復幾時俟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  
首愁相誤撫已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  
得開余步終留赤玉鳥東上蓬萊山一作路秦帝如我  
求蒼蒼但煙霧陶潛歸去來辭辭窮形宇內復幾時爾  
傳飄風暴起之風論衡天地之間九疾速者飄風也  
紫金經煉丹之書也王逸九思我心兮煎熬聊是兮  
用憂洗約詩聊可閑余步張銑註閑緩也列仙傳安  
期生者瓊瑯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  
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  
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縷為報  
曰後十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  
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  
鄉亭海邊十數處云○此詩古本昔我遊齊都以下  
五韻作一首泣與親友別以下四韻作一首在世復

幾時以下六韻作一首蕭本合作一首而解之曰此  
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  
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曰悟  
而笑曰沉吟泣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  
利煎熬耳於已分上事初何所益於是決意遠遊祭  
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王求之且不可得豈  
更復為親友之戀哉琦按中節語意與上下全不相  
類當棄世遠遊何事猶作兒女子態與親友泣別至  
于欲語再三咽耶章毅才調集只選中國韻作一首  
而前後不錄是知古本似未失真蕭本未免誤合但  
首章語意似未完或有缺文未可知朱子謂太白詩  
多為人所亂有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  
者豈指此章而言耶今姑仍蕭本俟識者再為定之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  
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嘆息空悽然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  
物苦不知足得一作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

多一作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謝惠連詩團團

秋風下庭綠庭綠謂庭中草木也張協詩人生瀛海

內忽如鳥過目古詩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列子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

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梁郊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

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焉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

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泣而顧

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

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

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

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簞筥而立乎缺畝之中

推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

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

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室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于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初學記纂要云日在午曰

亭午遊氣高寒劉良註亭至也阡陌田間道也史記

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

阡南北為陌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索隱曰案

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

貴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甲宅猶甲第魏書閣官

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計二臣者各一觴焉

後漢書蔡邕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陸

機詩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三萬六千日約計百

年歲月有此數也抱朴子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沈

炯詩百年三萬日處處此傷情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列傳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新唐書宦者傳開元  
 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  
 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  
 華重持節傳命光燄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  
 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  
 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映之田為  
 中人所古者半京畿矣又高力士傳中人若黎敬仁  
 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  
 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  
 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  
 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古者十六與力士畧等  
 又王鉞傳鉞子準為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李  
 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  
 王繇以彈彈其申折玉簪為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  
 視供具萬年尉章黃裳長安尉賈季鄰等候準經過  
 饌具倡樂必素辨無敢逆意陳鴻東城老父傳賈昌  
 長安宣陽里人生七歲趨捷過人善應對解鳥語音  
 玄宗在藩邸時樂民問清明節鬪雞及即位治雞  
 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  
 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

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傾帑破  
 產帝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  
 雞帝出遊見昌弄本雞於雲龍門道旁名入為雞坊  
 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人雞群如狎群小  
 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  
 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謂者王承恩  
 言於玄宗名試殿廷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  
 長加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  
 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忠死太山下  
 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  
 年三月衣闌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為雞  
 神童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關雞走馬勝  
 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  
 期勝負自羅繡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  
 道稅喪車顏氏家訓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曹植七啟  
 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廣雅怵恐懼  
 也高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  
 不隱汝形藏汝光若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汝何  
 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曰向聞貪言負吾  
 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李太白文集 卷二 三



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  
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史記正義按  
跡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  
世放古號之盜跡  
○陌音麥跡音職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蕭士資

曰世不知有道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

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

喪也王巾頭陀寺碑文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漢書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運天運也巳見前註神仙傳廣

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壑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

而造焉請問治身之要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

其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  
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  
帝集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  
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矣澆音臬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

秀色空絕世馨香誰為蕭本作傳坐看飛霜滿凋此

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曹植詩朱華冒綠

也張協七命飛霜迎節高風送秋古詩結根太山阿

楚辭鼃鼃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陸機

詩移居

其二十七

華池邊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  
 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織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  
 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陸厥中山孺子妾歌一笑  
 領城一顧領市陸機詩佳  
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江淹扇上。緣書賦玉琴兮散  
 聲素女兮弄情。蕭士贊曰。此與二十六首同意。懷材  
 槍藝之士。惟恐未能見用。而老之將至。  
 思得君子附麗。與共爵位。而用世也。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  
 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毛萇詩傳。飄風。迴風也。藝文類聚。抱朴子曰。周穆王  
 南征。久而不歸。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今本

抱朴子云。三軍之眾。一朝盡化。君子為鶴。小人為沙。  
 與古書所引迥異。徐禎卿曰。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  
 者。也。為猿。鶴。為蟲。沙。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  
 化之中也。廣成子。已見前註。沈約詩。朋來握石。隨賓  
 至駕。輕鴻。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一作浮海。吾祖之  
 流沙。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漢書三季之後。歐事  
 放紛。顏師古註。三季  
三代之末也。東京賦。七雄並爭。薛綜註。七雄。謂韓魏  
 燕趙齊楚秦也。史記。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  
 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毛萇詩傳。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垂正義曰。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  
 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  
 怨以怒也。史記。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

紛拏相牽也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  
 楚辭殺亂分紛拏淮南子芒繁亂澤巧為紛拏按說  
 文拏牽引也從手奴聲女加切拏持也從手如聲女  
 加切蓋義難別而音則同至韻會始以拏入麻韻拏  
 入魚韻析而為二然考之經史傳註拏拏二字通用  
 並有二音義亦相互從合可也至人謂聖人玄象謂  
 天象莊子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後漢紀玄象錯度日  
 月不明列仙傳闕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  
 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  
 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  
 服巨勝實莫知其終所終蕭士贊曰唐以老子為祖太  
 白乃與聖皇帝九世孫故云吾祖公羊傳疏咄嗟猶  
 嘆息即里語曰咄嗟之間也○咄當沒切敦入聲

其三十

哀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一作市非人雞鳴趨  
 四關但識金馬門誰一作知蓬萊山白首死羅綺笑

歌無休一作時閑一作涼酒晒丹液一作青娥凋素顏 萋萋一作

千金骨風塵洞素顏大儒揮金槌一作發塚詩禮間蒼蒼三珠

樹冥目焉能攀阮籍詩季葉道陵遲季葉季世也李

關東成阜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史記索隱關中咸

陽也東函谷南嶢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三

輔黃圖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

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

鑄馬門即此後漢書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班門曰金馬門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岸周

圍五千里有九丈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  
 所居惟飛仙能到其處耳陶潛詩清歌散新聲綠酒  
 開芳顏廣雅雅哂笑也宋南平王白紵舞曲佳人舉袖  
 臨青娥莊子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何舍珠為接其鬢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為接其鬢  
 歷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顛無傷口中珠山

海經三珠樹生赤水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如慧也蕭士贊曰此太白感時憂世之作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朴汨沒於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欺世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也彼豈知大道無為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入冥然無見安能繁而至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琦按三珠樹乃仙境所生冥日焉能攀謂至死而不得採以照上文焉知蓬萊山之意

其三十一

鄭客西人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壁遺鎬池君繆本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搜神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觀之遂至問鄭客曰汝之鄭

容

容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欸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欸梓果有人來取書云明年祖龍死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復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鎬池君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也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搜神後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  
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幸妻  
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問今是何  
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俱言所聞皆為  
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  
中人語曰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  
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  
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茲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眾星沒  
惻惻不忍言哀歌達蕭本禮記孟秋之月其神  
作逮明發蓐收山海經西方蓐  
收左耳有蛇棄兩龍郭璞註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  
執鉞北堂書鈔漢書云立春春分月行東方青道曰

東陸立夏夏至月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月  
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月行北方黑道曰北  
陸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弛絃也阮籍詩良辰在何許疑霜霑衣襟謝朓詩良  
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呂延濟註許處也言平生良  
時竟在何處徐禎卿曰良辰建功第各之時也大運  
天運也淪忽暮也歲華紀麗秋風曰悲風詩小雅明  
發不寐毛傳曰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暗全  
且而明明地發後故謂之明發也集  
傳曰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懸陵繆本隨海運繆本輝繆本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  
萬方未已賦註陸德明莊子逍遙遊中事詳見大鵬  
賦註陸德明莊子音義海運司馬彪云運  
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云海運梁簡文云運徒也  
阮籍詩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戲餘俱見大鵬賦註



月四月運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吐悶五月以後行  
 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  
 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蓋州記曰  
 瀘水源自曲羅舊山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峰有殺氣  
 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太平寰宇記十道  
 記云瀘水出蕃中大黔府歷越灣郡界出柘州至此  
 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壁高三十丈四時多瘴氣三四  
 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唯五月  
 上伏即無害故諸葛武侯征越嶲上疏云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之地舊唐書南蠻質子閣羅鳳亡歸帝怒  
 欲討之楊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令  
 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於瀘南全軍陷沒國  
 忠掩其敗狀敘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  
 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劔南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  
 討南蠻宓渡瀘水為蠻所誘至太和城不戰而敗李  
 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  
 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  
 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  
 凡舉二十萬眾棄之死地隻輪不返人銜冤毒無

敢言者新唐書楊國忠傳國忠雖當國常鎮動而名  
 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尸免行所  
 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鬪志凡  
 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晏鄭昂韋儼以御  
 史沮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名貧弱者密縛  
 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在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  
 亂尋遣劔南雷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閣羅鳳敗死  
 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餉中國驍卒  
 二十萬踰履無遺天下冤之通鑑天寶十載夏四月  
 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制大  
 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  
 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  
 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  
 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  
 送之所在哭聲振野說苑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  
 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潘岳寡婦賦痛切怛以摧心左  
 傳困獸猶鬪謝朓詩奔鯨自曝呂向註奔鯨大魚  
 吞食小物喻不義也鮑照詩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  
 殤藝文類聚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  
 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

修政三年執于戚而舞之有苗請服蕭士贊曰此詩  
蓋詩雲南時作也首卽徵兵時景象而言當此君明  
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  
舉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也乃所謂之兵不  
堪受甲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  
魚不能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其三十五

醜女來効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一曲一作東西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

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一作榮身大雅思文王頌

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一作承風一揮

成斧斤○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註蹙頞曰曠又  
莊子子獨不問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揚子或問吾子  
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雖蟲豸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韓非子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  
燕王曰臣削者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  
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  
燕王曰臣削者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  
於削今棘刺之端不能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  
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  
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  
逃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詩國風衣裳楚楚毛傳楚楚鮮明貌莊子莊子送葬  
過惠子之墓顧謂其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  
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  
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蕭

李太白文集 卷二 三



士贊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  
第于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  
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  
雅頌之人識之使郢中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輿音貧或寫噴或寫  
頤音義俱同邯音寒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為羣

東海汎蕭本一作碧水流一作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

以躡清芬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

以和為誰而別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

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

以和為誰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

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

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

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

名之以誰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乃得

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墨子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

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莊子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太平御覽金樓子曰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

遭焚高士傳老子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後周德衰

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

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

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

芬李善註清美芬芳之德沉冥  
及魯連欲蹈東海事已見前註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

一本少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眾草  
此二句

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論衡鄒衍無罪見

仰天而嘆天為隕霜淮南子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

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高誘註庶賤之女齊之

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始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

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究結

呼天天為行雷霆下擊景公之臺隕壞毀景公之支

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江淹上建平王書賤臣叩心

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江淹詩列

金殿側孔融詩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雀網達

紫閣劉良註皇極紫閣天子所居也孤芳芳草之孤

生者蕭士贊曰此詩其遭高力士譖於貴妃而放黜

之時所作乎浮雲比力士紫閣比中官白日比明皇

群沙衆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

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說文暉日光也歲華紀麗九月日高秋亦曰暮秋謝

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劉良註淅瀝細下貌抱朴

子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蕭士贊曰詩謂君子

在野未能自拔於眾人之中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

譖已至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雖有馨香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

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暉浮雲無定端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且復歸去來劔歌行一作

路難一本自第四句後云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

盤桓倚劔歌所思曲終涕泗瀾大荒謂荒野之地

楚辭及榮華之未落王逸註榮華喻顏色也呂氏春

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別情傷去蓋離念惜徂  
 方有鳥其名鷓鴣發於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  
 屬也廣韻鷓鴣似鳳雅  
 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  
 所棲陳書枳棘棲鷓鴣  
 也行路難樂府曲名詳  
 海天地何漫漫見宇宙  
 大荒寒見生計蕭索之  
 如相乘如東流滔滔不  
 覆而無光如人將有去  
 言人生世上行踪原無  
 日為浮雲所掩喻英明  
 意解者亦可梧桐之木  
 上喻小人得志枳棘之  
 其間喻君子失所以上  
 不得不動歸來之念意  
 於群小而不見親禮將  
 欲去之而作此詩舊註  
 以時

世皆亂陰小用事為解專指朝政而言  
 未是漫謨官切滿平聲鴛與鷓同音宛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  
 烏能與群雞刺蹙蹙一作  
 一食朝鳴崑邱樹夕飲砥柱  
 歸飛海路遠猶宿天

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  
 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

長嘆藝文類聚莊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鳳所  
 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

以同琅玕准南子鳳凰曾逝萬仞之上翔翔四海之

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山海經西海之南

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

邱元和郡縣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州硤石縣

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

東至於底柱註云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

柱然也又以禹理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

三

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三門水經註  
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與道士浮邱同遊伊洛之浦  
○驟音卓刺音七  
食同餐砥同底

其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一作朝駕碧鸞車蕭夕披丹霞霧揮手

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雲臥一作遊八極玉顏已千霜

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椽賜瓊漿

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窅飄揚

洞冥記東方朔去經年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一歸偷  
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  
游洗朝發中逐何云經年乎謝朓七夕賦狀白玉而  
為飾霏丹霞而為裳楚辭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以相羊王逸註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  
也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或謂拂蔽也以若

木鄒蔽日使不得過鮑照詩雲臥恣天行黃庭內景  
經藏却百邪玉鍊顏袁象詩萬古方一春千霜豈二  
髮俛際也楚辭信上皇而真正王逸註上皇上帝也  
真誥晨遊太素宮控輶觀玉河太平御覽玉君內傳  
曰紫清太素三元道君之所治也楚辭牽酌既陳有  
瓊漿些左思吳都賦習御長風劉逵註長風遠風也  
蕭士贇曰或疑首二句為不類起句不知正是取法  
選詩如朝發轅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  
丹水山朝旦發陽崖暮落憩陰峰之類皆起句也而  
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辭中來如朝發朝於天津兮夕  
子濟乎西極朝馳余馬乎  
江皋夕濟乎西澨是也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

寄影蕭本宿沙月泐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

爾遊搖裔猶搖蕩也盧思道詩丰茸雞樹密搖裔鶴

烟稠謝朓詩迴瞰滄江流列子海上之人有好

瀛鳥者每旦之海上從瀛鳥遊瀛鳥之至者百位而  
不止其父曰吾聞瀛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  
日之海上瀛鳥舞而不下埋雅鳥好沒鷺好浮故鷺  
一名瀛列子曰瀛鳥今字從鳥後人加之也蒼頡解  
詁曰鷺鷥也今鷺一名水鷺似白鴿而群飛  
謝朓詩喧鳥覆春洲○音音曳忒即沿字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  
滂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

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

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藟駟而

左緣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馱主車則造父為御商為

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

山子百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遂宿

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

辭哀焉漢武外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至天佈

咸住殿下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東向坐帝跪拜周

寒暄畢而立因呼帝坐帝面南王母乃遣侍女與上

元夫人相聞云王九光之母敬謝比不相見則平餘

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夫人可暫來否若能留駕當

停相須帝問王母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王之母

上元之官統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年可

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豔絕服青霜袍雲彩亂色非

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

雲夜光之冠帶火山大玉之佩結鳳林華錦之綬腰

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同坐

北向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人汝當起拜

問寒温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營利嗜味淫

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

而復於華嚴之墟折嗜欲之根願無為之事良有志

矣按漢武內傳外傳諸書載王母及上元夫人來降

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其事載在杯類中而今本多作玉碗蓋今本誤矣按二事註此皆可通但未知太白所用者何事耳若舊註引新垣平玉杯則文帝時事非武帝也恐未是

其四十四

綠蘿紛蕨蕨綠繞松栢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

奈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為郭璞詩綠蘿結高林呂向

紛蕨蕨以馭選呂向註紛蕨蕨盛美貌廣韻綠繞纏也詩小雅焉與女蘿施於松栢廣雅女蘿松蘿也詩

國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曰天天其少壯也詩國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

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序云谷風刺夫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

離絕國俗傷敗焉江淹詩庭樹發紅彩張銑詩紅彩

花也詩國風鬢髮如雲毛傳曰如雲言美長也王融

詩駘首亂雲髮江淹詩君子恩未畢古詩賤妾亦何

為琦按古稱色衰愛弛此詩則謂色未衰而愛已弛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

龍鳳脫罔罟飄飄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驚颺暴風也陸機詩驚颺寒反信謝宣遠詩頽陽照

通津呂延濟註頽陽落日也殷仲文表洪波振壑壯

子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陸德明

註大壑東海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

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

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詩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毛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

有乘白駒而去者次章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毛傳

日麓猶苗也蕭士贊曰此詩前指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後言已之罹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烟麗一本首六句云帝京信佳

關歌鐘沸三川蓬萊象天構珠翠誇雲仙關雒金官一作襄蹴鞠瑤臺一作

走馬蘭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

長棄捐獨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唐自武德元年至天寶十四載得一

百三十八年此詩約是天寶初年太白在翰林時所作四字疑誤赫然盛貌漢書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

初學記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唐書五行志玄宗好關雒貴臣外戚皆尚之負者或弄木雞識

者以為雞酉屬帝生之歲也關者兵象近雞禍也史記處後蹴鞠正義曰謂打毬也漢書蹴鞠刻鏤顏師

古註蹴足蹴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鞠為戲

樂也荆楚歲時記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

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鞠與毬同古人蹴鞠以為戲

也蕭士贊曰白日青天以此其君關雒蹴鞠明皇所

好此等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揚雄解

嘲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翕忽疾貌吳都賦

神化翕忽太自意謂此輩幸臣當其得志不過翕忽

之頃一朝失寵長於棄捐不用益言不足恃之意而

蕭註謂得其蹊徑而依附之可以翕忽而暴貴不得

其蹊徑而不依附終於棄捐而不用似失其解曹植

與楊修書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下閉關猶閉門

也鮑照詩閉幃草太玄茲事始愚狂漢書哀帝時丁

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揚

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蹴音蹙音菊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蕭本風榮生一作

落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阮籍詩東園桃與李史通今俗  
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鮑照詩艷陽桃李心張  
協七命龍火西顏李善註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  
為火故曰龍火也江淹詩松栢轉蕭瑟劉良註蕭瑟  
風吹松栢聲蕭士贊曰此詩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  
者龍衰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  
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繆本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  
繆本 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  
思農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藝文類聚三齊  
畧記曰秦始皇  
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  
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  
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  
爾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交共

規雄圖既盜武力未畢方哭九寓載寧史記大神言  
送日九寓猶九劍牛弘神州歌九寓載寧史記大神言  
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  
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  
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  
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若銅色而龍形光土  
昭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合童  
子皆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  
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  
廣澤止王不來獨斷少吳之世置九農之官春扈氏  
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  
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  
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  
驅獸桑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  
陳子昂詩願罷瑤池宴來觀農鴈春鴈扈古字通用談文  
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鴈春鴈扈古字通用談文  
瞻給也○寓卽  
宇字鴈音戶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

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止沉吟何足悲

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又詩誰為發皓齒左思詩列宅紫宮裏李周翰註紫宮天子所居處曹植詩夕宿瀟湘止爾雅小渚曰沚蕭士贇曰此太白遭讒墮逐之詩也去就之際會無留難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一作宋人任干誇作天下

珍却哂趙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真真流俗多錯

誤豈知玉與珉藝文類聚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

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烹服以發寶革置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

幾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

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劉孝威詩白玉遂緇

磷野客叢書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

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士以磷字為平

聲如摯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

聲協見沈約高上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繆本菴盈

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變女繆本

空嬋娟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亂征假擾天紀

之紀綱也陶潛詩羸氏亂天紀國語商之興也壽杭  
 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昭解夷羊神獸牧商  
 郊牧野離騷養葵蔬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逸  
 註養葵藜也葵王芻也蔬菜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  
 讒諂盈滿於側也楚辭章句紂或姐已作糟邱酒也  
 長夜之飲斷朝涉則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於是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史記  
 屈原者各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明於治亂爛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  
 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  
 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所謂養葵蔬以  
 盈室及女嬃彭咸事皆離騷中語也其後又信上官  
 詩蓋互言之耳蕭士贇曰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拜  
 叔孫通為博士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之類謂比干  
 以諫死是陷於虎口何所為而婉變如是哉詩云婉  
 兮變兮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變崑山陰註曰婉  
 變存思貌琦按虎口二句是反言以起下文見賢者

所為眾人不知反以為非之意離騷女嬃之嬋媛兮  
 申申其詈予王逸註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  
 怨重詈我也又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  
 之遺則王逸註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  
 聽自投水而死○變音戀嬋音蟬娟音蠲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滿朱明一作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

何託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一作萎美人不我期

草木日零落楚辭青春受謝王逸註青東方春位其  
 色青也潘岳詩驚濤激巖阿劉良註濤  
 急流也爾雅夏為朱明郭璞註氣赤而光明也賈誼  
 鵬賦萬物回薄震蕩相轉蟬推蓬蒿草之不理者也  
 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避風輒拔而旋說苑曰  
 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楚  
 辭光風轉蕙芾崇蘭些王逸註光風謂兩日日出而  
 風草木有光也王禎讀書葵陽草也其菜易生郊野

甚多不拘肥瘠地皆有之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  
 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可防荒儉可以菹腊其精  
 枘可以榜簇根子又能療疾成無遺棄誠蔬茹之要  
 品民生之資益者也而今人不復食之亦無植者說  
 文龍菽之少也蓋謂豆之初生者廣雅豆角謂之菹  
 其葉謂之藿王逸楚辭註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  
 落蕭士贊曰楚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謝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詩意全出於此美  
 人况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材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為六卿分

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繆本作

齊君魏書戰國紛紛年過十紀史記趙以藺相如功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  
 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

舍人相與諫相如相如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漢書田氏篡齊  
 六卿分晉顏師古註晉之衰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  
 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兼其土田人眾故總言六  
 卿分晉也按史記晉世家曰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  
 祁侯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  
 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  
 弱六卿皆大太自所謂晉為六卿分者蓋用此事指  
 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  
 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  
 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田乞卒子常  
 代立是為田成子田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  
 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子我者監止之宗  
 人也常與田氏有隙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  
 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簡公於徐州恐簡公  
 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恐簡公復立而誅  
 已遂殺簡公莊子田成子  
 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邱瓊草隱深谷

鳳鳥縵本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鸞斯得所居一作匹

所棲蒿下盈萬族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一本後六

衆鳥飛翔翔在珍木群花亦便娟榮耀非一族歸來

餘途窮日暮還慟哭○江海詩倚劍臨八荒李周翰

註倚佩也謝朓詩遠近送春日庾闡詩瓊草蔽神邱

劉楨詩珍木鬱蒼蒼張銑註珍木謂珍異之木爾雅

鸞斯鳴鸞郭璞註鸞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

呼爲鸞鳥鄭樵註亦謂之雅鳥蓋雀類差小多群飛

食穀粟俗呼必鳥江淹詩鸞斯蒿下飛晉阮籍時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蕭士贇

曰三四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五句至八句謂

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

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傳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未句

借音爲喻君子道消風俗頹靡若阮籍途窮慟哭母

乃見事之晚乎○ 鸞音豫又音余

其五十五

齊瑟彈一作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

荒淫彼美縵本佞邪子婉變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

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容瑤

臺鳴素一作琴曹植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韻魏

書婉變董公惟亮天工顏師古註婉變美貌古詩一

笑雙白璧再顧于黃金沈約詩飛光忽我道張銑註

飛光日月也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素琴謂琴之素朴不用金玉珍寶以爲飾者也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陌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一作

清

鴻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晒寸心增

煩紆越南越也今廣東是其地當天下之南而臨南海

都鄒陽海上梁王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

道衆莫不按劍相斫者無因而至前也張協詩魚目

笑明月張銑註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張衡詩何為懷憂心煩紆李周翰註煩紆思亂也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繆本作亦何辜六翮

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

將安歸漢書千變萬化未始有極韓非子鳥有翮者重首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啣其

其五十八

我行蕭本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

風來神女去蕭本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蕭本

替樵牧徒悲哀宋于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

此何氣也玉對曰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玉問玉曰

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

之客問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

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岷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

暮陽臺之下且朝朝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通

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一統志陽臺在夔州府巫山

縣治西北南枕大江宋玉賦云楚王遊於陽雲之臺

即陽雲臺在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百二十丈二山

皆土阜殊之秀色而古今艷稱之以楚大夫詞賦重

耳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王融詩巫山綵

雲合阮籍詩三楚多秀士

朝雲進荒淫○渚音主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一作

變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賓客互

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一本少萬事固如此

谷風刺輕薄交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

滅蕭朱亦星離眾鳥集榮柯窮魚守枯一作池嗟嗟

失懽客勤問何所規一作悲又作窺淮南子揚子

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呂氏

春秋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人而以為五色矣故

染不可不慎也劉子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

路岐史記魏其侯竇嬰喜賓客諸游士賓客爭歸魏

其侯武安侯田蚡新用事為相甲下賓客進名士家

者欲以傾魏其諸將相武安侯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又史記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劉峻廣絕交論

世路險巇一至於此李善註嶮巇猶顛危也漢書灌

夫喜任俠已然諾後漢書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

章懷太子註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從漢

為將兵殺陳餘於泚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

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

左思詩鬼若枯池魚蕭士贊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太

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者諒亦

多矣徒有一類失懽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

○嶮與險同嶮音義

劉克莊曰太白金風與陳子昂感遇之作筆力相上

下唐之詩人皆在下風胡震亨曰太白古風其篇富

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懷其抒發性靈寄托

規諷實相源流也但嗣宗詩旨淵放而文多隱避歸

趣未易測求子昂洵洗過潔韻不及阮而渾穆之象

循徑而窺又覺易盡此則役於風氣之遞盛不得不  
以才情相勝宜洩見長律之往製未免言表繫外尚  
有可議亦時會使然非後賢果不及前哲也宋漫堂  
詩說阮嗣宗咏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  
擬古皆得十  
九首遺意

李太白文集卷二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

錢塘 王琦瑤崖輯註

鮑 葆光  
復曾宗武 蛟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帝作生別離太  
白之遠別離久別離二作大槩本此

遠別離古有皇

繆本作  
黃誤 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

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  
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  
穹編恐不照余之忠誠雷蕭本  
作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  
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

云蕭本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

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

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

可滅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

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瀟湘之浦瀟

如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

如桴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如朝霞是納

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於水側焉海水直下二句

是倒裝句法謂生死之別永無見期其苦如海水之

深無有底止也慘慘無光貌冥冥陰晦貌楚辭九嘆

雲冥冥而暗前左思蜀都賦猩猩夜啼劉逵註猩猩

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

潘岳寡婦賦仰皇穹兮嘆息李善註皇穹天也史記

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陽鄆城縣東北十五里

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

西此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

見也廣弘明集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

帝位今見有囚堯城瑋按今竹書並無此荒謬之說

意者起自六朝君臣之間多有慚德乃偽造此辭謂

古聖人已行之者以自文釋其過歟太白雖用其

事而以或云冠其上以見其說之不可信也國語舜

勤民事而野死韋昭註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

野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在零陵營

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註山今在零陵營

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

為蒼梧也述異記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

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九疑山宋書舜

生於姚墟日重瞳子故名重華楚辭帝子降兮北渚  
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鮑照詩垂綵絲雲中述異記  
舜南巡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  
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為之斑斑然蕭士贇  
曰此篇前輩咸以為上元間李輔國張后矯制遷上  
皇於西內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詩大意謂  
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  
不能保其社稷妻其禍有必至之勢詩之作其在  
天寶之末乎按唐史高力士傳曰天寶中帝嘗曰朕



春秋高朝廷細務問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寧不暇  
 耶又嘗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  
 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  
 可假人威權既振誰敢議者自是國權卒歸於林甫  
 國忠兵權卒歸於祿山舒翰太白熟觀時事欲言則  
 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  
 志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隱喻耳曰日黃宮比  
 其君也曰雲比其臣也曰慘慘兮雲冥冥喻君昏於  
 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烟鬼嘯雨極小人之  
 形容而政亂之甚也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乃太白  
 所欲言之事權歸臣下禍必至此詩意切直著明流  
 出曾臆非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心者其孰  
 能與於此哉胡震亨曰此篇借舜二妃追舜不及淚  
 染湘竹之事言遠別離之苦并借竹書雜記見逼舜  
 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戒使  
 其詞閃閃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幹於楚騷而韻調  
 於漢鏡歌諸曲以成爲一家  
 語參觀之當得其源流所自

公無渡河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  
 中有公無渡河行卽箜篌引也古今

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小死於  
 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  
 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  
 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  
 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  
 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

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蕭木作湮洪水九州始

蠶一作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披髮之叟狂而癡清

晨徑一作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

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

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繆本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

還。初學記按水經註及山海經註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為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砥柱及洛陽云云按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黃河經其間兩岸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即此是也凡塞外諸河率皆歸此故水勢最盛臚道元謂其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崩怒鼓若山騰李復謂禹鑿龍門起於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大河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其險可觀矣史記堯曰嗟奔放怒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漢書夏乘四載百川是道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顏師古漢書註急流曰湍莊子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湖而通四夷九州也

暴虎徒涉曰馮河海濱也洛陽伽藍寺記云馮河在洛陽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木或挂骨於岑寂之峰李善註聲類曰骨係也或謂所製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名曰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也蕭士贊曰詩謂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逭也當地平天或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焉河而死是則所謂自作孽者其亦可哀而不足惜也矣故詩曰勞人不惜妻止之諷當時不靖之人自投天網借以爲喻云耳

蜀道難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解蜀道難備言

意吁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宋景文公筆記蜀人

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噦李自作蜀道難因用之噫音衣噦音希蠶叢及魚鳧開國

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一作與秦塞通人烟西

當太白有鳥道可一作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

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一作鉤連劉逵三都賦註揚

王之先名蠶叢栢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

吮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三萬

四千歲華陽國志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

棺石柳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柳為縱日人豕次王

思之為立祠元和郡縣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

南五十里鎮蒙名山記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

四十里鍾西方金宿之秀關中諸山莫高於此其山

巔高寒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盛夏視之猶爛然

故以太白山上有湫池雖三伏亦凝冰關中遇旱則

登山取湫水山既高寒冰雪常凝身弱衣薄登山者

多死俗傳以為太白神能留人非也鳥道謂連山高

少低缺處惟飛鳥過此以為徑路總見人跡所

至也太平寰宇記嘉州峨眉縣有峨眉山按益

記云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狀似蛾眉張

博物志以為牙門山一統志峨眉山在四川眉州

城南二百里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

此突起三峯其二峯對峙宛若蛾眉自州城望之又

如人之拱揖於前也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

許嫁五女於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

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擊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

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為五

嶺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一作橫河斷下有衝波逆

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繆本少猿猴欲度愁

攀援繆本作綠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紫巖巒捫參

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初學記淮南子云爰

謂懸車註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

薄於虞泉義和至此而回六螭蜀都賦義和假道於

李太白文集

卷三

五

峻岐陽鳥回翼乎高標琦按高標是指蜀山之最高  
而為一方之標識者言也呂延濟註以為高樹之枝  
恐非蕭士贊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  
主山歸然高峙萬象在前是亦一說上林賦橫流逆  
折轉騰激列司馬彪註逆折旋回也顏師古急就篇  
註黃鵠一舉千里其鳴聲鶴鵠云合璧事類鵠禽之  
大者色白又有黃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埤雅  
猿猴屬長臂善攀援韻會孫母猴也似人嚴氏  
曰孫即王孫杜詩胡孫是也爾雅猿猴善援郭璞註  
便攀援也蕭士贊曰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猴最便捷  
者尚不得度其險絕可知矣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  
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  
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潦故號為青泥嶺  
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烟霧霞雪中巖聞  
有龍洞其嶺上入蜀之路爾雅巒山陰郭璞註謂山  
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巒參歷井者謂仰視天星去  
人不遠若可以手捫及之極言其嶺之高也參井二  
宿本相近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為蜀之  
分野青泥嶺乃自秦入蜀之路

用聯者言之漢書豪強脅息顏師古註脅斂也屏氣  
而息高唐賦脅息增欬李善註脅息縮氣也胡三省  
通鑑註脅息者屏氣息耳○孫音鏡參音森問君西遊何  
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  
蕭本作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李善文選註巉巖山  
古辭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  
張華禽經註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鳥或  
云杜宇鳥亦云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按子規  
卽杜鵑也蜀中最多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鷄而色慘  
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卽鳴夜啼達旦至夏尤甚晝夜  
不止鳴必向北若云不如歸去聲甚哀切王康琚詩  
凝霜周連峰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枯松倒挂倚絕  
壁飛湍瀑流爭喧飗砮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本

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木華海賦磊磊相  
 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而相應李善註相  
 應相擊也韻會應喧聲郭璞江賦砢巖鼓作李善  
 註砢水擊巖之聲也瀑音僕應音灰砢音烹  
 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一作莫開所守或匪  
 親一作化為狼與豺華陽國志梓潼郡有劔閣道三  
 劔戍北西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峻飛閣通衢故謂  
 之劔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趨起信然故李  
 特至劔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  
 奴才也圖書編蜀地之險甲於天下而劔閣之險尤  
 甲於蜀蓋以群峯劔插兩山如門信有所謂一夫當  
 關萬夫莫敵者左思蜀都賦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  
 載劔閣銘一人荷載萬夫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  
 趨起形勝之地匪親勿居一作左傳吳為封豕  
 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一作左傳吳為封豕  
 令人嗟長蛇以薦食上

國山海經圖贊長蛇百尋其鬣如彘飛群走類  
 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利廣韻吮漱也陳子昂書殺  
 人如麻流血成澤初學記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  
 窄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  
 猶在元和郡縣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  
 也古詩客行雖行樂不如早旋歸張衡四愁詩側身  
 西望涕沾裳蕭士贊曰有客曰洪駒父詩話云新  
 唐書嚴武傳武在蜀放肆房館以故宰相為部內刺  
 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  
 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書據范攄雲溪友議  
 言之耳按唐書撫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  
 振因以所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日子  
 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大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  
 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  
 一本於蜀道難題下註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  
 之矣請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房弟勿深考耳沈存中  
 筆談曰前史稱嚴武為劔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  
 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節度知章聞其名首請  
 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嚴  
 武為劔南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小說所記



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  
愁空山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木惟有禽鳥飛鳴則人  
跡之稀少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洞朱  
顏乃太白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峰去天  
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砢崖轉  
石萬壑雷其險難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備言蜀道險難之狀疎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於  
難胡為而能來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人  
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豺與豺言贊帝幸蜀者不過  
謂有劍閣之險而巴然守關者任非其人豺狼反噬  
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  
如麻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其  
或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  
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  
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再言之  
不足故三言之謂從君於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  
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西望吾君惟有長嘆咨  
嗟以致吾倦戀之意云耳詩意亦微而顯矣客曰是

則然矣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為而作耶子曰蜀道難  
是初聞上皇倉卒幸蜀之時見得事理不便者如此  
情發於中不得已而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  
後所作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何必更  
為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為宋中丞耶子曰陳薛者太白  
為稱美蜀中欲使上皇安居之耶子曰陳薛者太白  
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不從中丞  
之意而自為異論乎此又待辯而自明者也胡震  
亨曰此詩說者不一有謂為嚴武鎮蜀放恣危房瑄  
杜甫而作者出范攄雲溪友議新史所採也亦有謂為  
章仇兼瓊作者沈存中洪駒父駁前說而為之說者  
也亦有謂諷玄宗幸蜀之非者蕭士贊詩語也兼瓊在  
蜀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斯語而嚴武出鎮在至德  
後玄宗幸蜀在天寶末與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初  
者年歲亦皆不合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愚謂蜀道  
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盡有為  
而作白蜀人自為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  
守或匪親化為豺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  
鑿乎○吮徂究切前上聲

梁甫吟

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按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

逸希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父吟

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

武遂學太山梁甫吟

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為梁甫吟然則不起於亮

矣李勉琴說曰梁甫吟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

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西溪

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

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註云泰山

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

德而為小入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

小山名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恐取此義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

楚辭恐濫死而君不見朝

吹眉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

寧羞白髮照清

作水逢時壯

一作

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鈞

一作

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思不測當年頗似尋常

人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增老而見去屠牛朝歌

有賣漿臺水經註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

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曰譙

郡鄆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所居處也司馬

遷曰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又

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

九十身為帝師史記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

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

俱歸者其言深也風期猶風度也晉書習鑿齒風

期後邁世說註支遁風期高亮周易大人虎變君

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

作入門說 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

作一阻 七十二指揮

作摩 楚漢如旋蓬狂客

一作 落魄

作拓



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史記酈生食其者陳留高

無以為衣食業。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畧地陳留。郊

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狂生。年六十餘。長八八人。皆謂之

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謂沛公。方

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

罵曰。豈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

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

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

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

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

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

門。上謂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

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酈生

瞋目。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

而失謂。跪拾謂。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

臣恐至失謂。沛公遠延入。鄭氏曰。魄音薄。應劭註。落

魄志行。衰惡之貌也。顏師古註。落魄。失業無次也。鄭

音是。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應劭註。隆高也。準

頰。權準也。李斐註。準鼻也。吳邁遠詩。正為隆準。公杖

劍入紫微。南史。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左傳

免胄而趨風。杜預註。疾如風也。漢書高祖。孽子悼惠

王。王齊七十二。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碎訶。震天鼓。

城。準音拙。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瞬冥起風。

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闕。閭者怒。後漢書。其攀龍

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初。學記。雷天之鼓也。雷神

曰。雷公。顧凱之。雷電賦。碎訶。輪轉。條閃。羅曜。廣韻。碎

訶。大聲也。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手。二百

嬌。說有入不出者。天為之嚙。噓。矯出而脫。誤不接者

天為之笑。張華註。言笑者。天目流火。焰灼。今天不雨

而有電光。是天笑也。漢書。雷電晦冥。顏師古註。晦冥

謂暗也。後漢書。閶闔九重。章懷太子註。閶闔。天門也。庾

淮南子。道出一原。通九門。高誘註。九門。天之門也。庾

肩吾詩鉤陳萬乘轉聞闔九門通說白日不照吾精  
 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猘獠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  
 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  
 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  
 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列子  
 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山海經少咸  
 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窶窶  
 其音如嬰兒是食人窶窶即猘獠也餘詳大獵賦註  
 陸機詩疏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  
 不履生草君有德則見應信而至者也張衡思玄賦  
 註尸子中黃伯曰子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惟  
 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  
 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焉乎試之夫貧窮太  
 行之猱也疎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  
 矣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溪莒國莫

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  
 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  
 此所以服一時也太平寰宇記焦原在莒縣南三十  
 六里俗名橫山抱朴子愚夫行之自矜為豪漢書同  
 馬遷傳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晏子春秋公孫  
 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  
 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  
 外可以威敵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  
 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  
 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  
 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  
 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而桃  
 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  
 而起田開疆曰吾使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  
 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古冶子曰吾  
 嘗從君濟於河龍御左騶以入砥柱之流治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騶尾右挈龍頭礪躍  
 而由津人皆曰河伯也治視之則大龍之首若治之  
 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公孫

按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  
 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耶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  
 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公殮之以  
 服葬之以士禮焉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南城遙望  
 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  
 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問是誰家冢田疆  
 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平漢書吳楚反時條  
 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  
 得之若一敵國云說文哈嗤笑也王逸楚辭註楚人  
 謂相啁笑曰哈此節詩意歎轉曲折若斷若聯驟讀  
 之幾不知為何語以意逆之大抵謂君既不能照鑒  
 我之精誠我亦無容以國事為憂何則廷臣之中賢  
 奸不一其傾險一流如食人之惡獸一犯其怒立見  
 死亡其忠良一流則專一保全善類如騶虞之不肖  
 有傷草木我處窮賤之中而確然踐義以行雖  
 履險犯難亦所不忌然揣時度勢在智者惟有卷而  
 懷之一着若不顧利害逞其豪氣直言峻節以指危  
 機則愚甚矣世人見我處而不出輕我如鴻毛是豈

知予之心哉試觀古來如公孫接等為時相所忌致  
 之死地初不費力我安可復蹈其覆轍耶若夫愛惜  
 人才之大臣知士之用與不用實有關於國家大計  
 而思得人為我用如周亞夫得一劇孟而以為喜者  
 世固不乏也我亦俟之而已楔音 梁甫吟聲正悲  
 札瑜音與劇音極哈呼來切海平聲 梁甫吟聲正悲  
 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吮  
 吮當安之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張華以  
 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  
 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  
 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  
 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  
 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卽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  
 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  
 下土以式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  
 自佩或謂煥白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

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後漢書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峴岬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隍易日困於艱危其義一也蕭士贊曰長嘯梁父吟何時見陽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聊自慰解謂大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為尋常落嘔之人猶遇合如此則為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君也雷公研笥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胸冥起風雨前權奸女謁用事政令無常也閻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者怒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相國無事憂天傾大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

不信倘使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僕偷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嘆當時小人位在為政善民有如僕偷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踐况青以肉為食哉况肯輕殺一士哉年接飛猱搏雕虎劍足焦原未嘗若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謂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為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博猱虎劍足焦原未足為豪世不我知謂為真愚而輕我如鴻毛我亦卒不改行者思古之壯士勇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持費二桃殊不勞力也倘不卷其習而後之道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又自慰解當國者終須得人為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會起屠釣大人峴岬當安之時有有志之士終當感會風雲如神劍之會合有時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峴岬不安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琦按蕭氏解騶虞數句似與詩意不甚相合當分別觀之○峴音孽

烏夜啼樂府古題要解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

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

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即齋閣云明

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發其

詞云籠窓意不開夜夜望郎來亦有烏樓曲不

知與此同否樂府詩集古今

樂錄曰西曲歌有烏夜啼

黃雲城邊一作南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

秦川女一作閨中織碧紗如烟隔意語停梭悵然憶

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一作停梭向人問故夫知在

一作悵然望遠人一作問人憶故夫又悵然憶遠人

作獨宿空堂一作知在流沙一作欲說遼西○吳均

詩惟聞啞啞城上烏晉書賣洎妻蘇氏始平人名蕙

字若蘭善屬文符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

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

之詞甚悽惋凡人百四十字庾信詩彈琴蜀郡卓家

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胡三省通鑑註關中之地沃野

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魏武帝詩婉嘆淚如雨

烏樓曲梁簡文帝梁元帝蕭子顯並有此題之

後

姑蘇臺土烏樓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畢青山欲繆木御半邊日銀箭金壺一作金漏水多

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爾一作何王夫差築

始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崇飾土木

彈棊人力官妓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

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

與西施為水嬉晉書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書為我

楚舞江總詩吐水銀箭莫相催鮑照詩金壺啟夕淪

劉良註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為之故曰金壺本李

詩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見其烏樓曲嘆賞若

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

是乳

戰城南按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中有戰城南南曲樂府古題要解戰城南其辭大畧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為鳥鳥所食願為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

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

戮為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蕭本作避

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長征作無已

時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鳥鴛啄人腸啣飛

上挂枯樹枝一作啣飛士空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

兵者是凶器聖人一作不得已而用之太平寰宇記桑乾河

在朔州馬邑縣東三十里源出北山下一統志桑乾河在山西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濟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蘆溝河漢書西域傳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滿昌海太平寰宇記西河舊事云葱嶺在燉煌西八十里其山高上悉生葱故曰葱嶺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涼州異物志云葱嶺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為河源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不達崑崙也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李善註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開通陸道元和郡縣志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時羅漫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春夏有雪出好木及金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史記素隱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王褒四子講德論匈奴百蠻之最強者也其未耨則弓

矢鞍馬播種則擇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履仆太白匈奴以殺戮為耕作二語蓋本於此而鍛鍊之妙更覺精采不作史記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漢書音義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右戰城南詞臬騎格鬪死駕馬徘徊鳴鐘懷太子後漢書註相拒而殺之曰格六韜聖人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蕭士贇曰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以諷也乾音干

將進酒

一作惜空酒樽。宋書漢鼓吹舞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曲樂府詩集將進酒古。

詞云將進酒乘大白大罍以飲。酒放歌為言。宋何承天將進酒篇曰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佳肴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為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陽輕薄子但敘遊樂飲酒而已。若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

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

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天生我身必有財。又作天生。一作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

進酒君莫停。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

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

用。一作復蕭。醜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作惟。惟有飲者留。

其名。陳王昔時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譔。主人

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

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斷舞。

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袁紹辟玄及去饑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以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即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即集中所稱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鮑照詩爲君歌一曲禮記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何晏論語註饌飲食也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李周翰註玉饌言珍美可比於王曹植以太和六年封爲陳王其詩作名都篇有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善註平樂觀名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讀杜甫高都護馳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厥狀可觀矣杜陽雜編謂代宗御馬九花虬以身被九花故名亦是此義或謂揀圖書見聞志云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世尚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家藏韓幹畫寶厖鬃馬圖中有三花馬兼曾見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畫號圓出行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鬣爲三瓣白樂天詩云鳳箋裁五色馬鬣與三花乃知所謂五花者亦是馬鬣爲五瓣耳其說亦通蕭註謂其義出於隋丹元子步天歌五个吐花王良

文言馬之紋上應星宿而唯杜註無舉此者則大謬矣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行行且遊獵篇

胡震亨曰行行且遊獵篇始梁劉孝威其辭詠天子遊獵事太

獵爲不同耳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知蕭本遊獵誇輕趨胡

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一作可驕金鞭拂雪

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一作滿月不虛發雙

鷁迸落連飛鶻繆木海邊觀者皆辟易繆木猛氣英風振

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繆木帷復何益韻會

也梁簡文帝詩邊秋胡馬肥漢書鄒善園多白草孟康註白草草之白者顏師古註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曹植七啟忽躡景而輕騫逸奔驥而超遺風李善註景日景也躡之言疾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  
 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  
 天闕造天闕聞天語屯蕭本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  
 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  
 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疎如秋霜通典弘農郡  
 胡漢武帝更為湖縣有荆山黃帝鑄鼎於荆山其下  
 曰鼎湖即此也九域志陝州陝郡有鼎湖黃帝采首  
 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帝升天因名其地史記正  
 義括地志云湖水源出虢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秦  
 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閑者是水止而不動之意  
 陸機詩惠心清且閑水經註黃帝崩惟弓劍存焉故  
 世稱黃帝仙矣韻會嬋娟美好貌宋書堯夢攀天而  
 上漢武內傳上元夫歌步京之曲曰負笈造天闕借  
 問太上家列子化人之官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  
 深望之若屯雲焉此言屯雲河車言車之多若屯雲

也楚辭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呂氏春秋  
 身好玉女高誘註玉女好女也仙傳多稱侍女為玉  
 女亦是此義謂其美如玉也沈約郊居賦降紫皇於  
 天闕延二妃於湘渚太平御覽秘要經曰太清九宮  
 皆有僚屬其最高者稱天皇紫皇玉皇古董述行教  
 敕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蟆  
 丸奉上陛下玉梓服此藥可得神仙拾遺記服之  
 得道後天而老初學記日月星謂之三辰亦曰三光  
 揚齊賢曰周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真身則常  
 存也太平廣記西王母所居官室九層玄室紫翠丹  
 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  
 觀西王母鬢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所謂蛾眉蕭颯如  
 秋霜即白首之意嫌王母已有衰老  
 之容以反明軒轅之後天而老也  
 天馬歌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  
 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  
 歌胡震亨曰漢郊祀天馬二歌皆以歌瑞應太  
 白所擬則以馬之老而見棄自  
 況思蒙收贖似去翰林後所作

天馬來出月支蕭本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

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

雞鳴刷燕哺秣越神行雷邁躡恍惚史記天子得鳥

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

宛馬曰天馬云郭璞山海經註月支國多好馬史記

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大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

高燥而遠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

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偉珍物

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外國稱天下有三象中國為

人象大秦為寶象月支為馬象漢天馬歌虎脊兩化

若鬼應劭註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顏延年緒白

馬賦垂稍植髮李善註髮額上毛也陳琳為曹洪與

魏文帝書整蘭筋李善註相馬經云一筋從京中出

謂之蘭筋京中者日上陷如井字蘭筋堅者千里呂

向註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漢天馬歌志倣儻

精權奇緒白馬賦精權奇兮張銑註權奇善行貌列

子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

躡淮南子經紀山川陷騰崑崙高誘註騰上也崑崙

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漢天馬歌天馬徠從西

極涉流沙九夷服說文蹶僵也緒白馬賦且刷幽燕

晝秣荆越劉良註刷括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

南地名韻會晝日加申時也杜天馬呼飛龍一作趨

預左傳註秣穀馬也○晝音道天馬呼飛龍一作趨

目明長庚臆雙息尾如流星首渴鳥口噴紅光汗溝

珠當作曾陪時龍躍蕭本天衢羈金絡月照皇星一作

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壁如山誰敢沾回頭笑紫燕

但覺爾輩愚黃伯仁龍馬頰耳如刺箭目象明星初

舞如鷹之意齊民要術相馬之法口中欲得紅而有  
 光又曰口中欲得色紅白如火光為善材氣多良且  
 詩張率舞馬賦露沫噴紅沾汗流赭赭白馬賦膺門  
 沫赭汗溝走血李善註相馬經云膺門欲開汗溝欲  
 深孔融薦彌衡表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楚辭躡天衢  
 今長驅王逸註衢路也說文羈馬絡頭也莊子齊之  
 以月題陸德明註月題馬額上當顛如月形者也赭  
 白馬賦兩權協月李善註相馬經曰顛如月形者也赭  
 因謂之雙璧似月曹植詩應會皇都猶白馬賦紫九區  
 頌曰雙璧似月曹植詩應會皇都猶白馬賦紫九區  
 而率順李善註九區九服也沈約詩紫燕光陸離李  
 善註戶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呂廷濟  
 註紫燕良馬也○臆音益天馬奔戀君軒躡躍驚矯浮雲翻萬里  
 足躑躅遙瞻閭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鮑照詩疲  
 馬戀君軒公羊傳臨南騾馬而由乎孟氏何休註騾  
 捶馬銜走也漢天馬歌天馬來龍之媒遊閭闔觀王  
 臺應劭註閭闔天門也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  
 風氏相口齒天下之良工也陸雲與陸典書逸影之

迹不繫幽冥之白雲在青天邱陵遠崔嵬鹽車上峻

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剪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

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一作思雖有玉山禾不

能療苦一作我飢一作肌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窶推

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璫池王母語白

陵自出戰國策大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  
 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  
 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繫  
 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  
 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劉峻廣絕交論曰剪拂使其  
 長鳴正用此事翦拂謂修翦其毛鬣洗拭其塵垢史  
 記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陸德  
 明莊子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故以為名韓詩外傳  
 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韓詩外傳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

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  
 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  
 食玉山禾張協七命瓊山之木李善註瓊山禾即崑  
 崙山之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焉長五尋大  
 五圍韻會樞牛馬阜也通作歷蓋今之馬槽也漢書  
 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顏師古註伏歷謂伏槽驅而  
 秣之也列子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入駿之乘馳驅千  
 里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楊師道咏飲馬詩  
 清晨控龍馬弄影出花林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入駿  
 如舞瑤水之陰劉良註如舞謂馬行貌○蕭士  
 贊曰此詩為逸群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也  
 行路難三首 樂府古題要解行路難備言世路  
 艱難及離別傷悲之意多以君不

見為首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

滿山暗天作閑來垂釣碧坐一作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在

挂雲帆濟滄海曹植詩美酒斗十千北史韓晉明好

錢猶恨儉率鮑照詩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

古詩四顧何茫然鮑照舞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群山

太行山見明堂賦註宋書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

日月之旁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揚

岐路未書宗慤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馬融廣成頌張雲帆

施蜺情釋名隨風張幔曰帆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  
 狗一作雌一作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  
 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  
 剖膽效英一作才昭王白骨縈蔓蕭本作爛草誰人更掃  
 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舊唐書京師秦之咸陽漢之  
 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史記馮  
 驩問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  
 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  
 有一劍耳又蒯綈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  
 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  
 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  
 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荅  
 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  
 嘗君不悅漢書鄒陽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  
 可曳長裾乎史記韓信淮陰人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俯出胯

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又史記天子議以為  
 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  
 短賈生日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又史記鄒衍如燕燕  
 昭王擁篲先驅索隱曰簪帶也為之掃地以衣袂擁  
 帶而却行恐塵埃之及其長者所以為敬也戰國策  
 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鮑彪註折節屈  
 折肢節也江淹恨賦蔓草縈骨賂王郭隗及黃金臺  
 事俱見二卷註○隗  
 音危簪音遂刺音極

其三 此首一作古典

有耳莫洗穎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  
 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  
 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  
 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

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一作達生秋風忽憶

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高士傳

於申岳頽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名爲九州長由不欲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

食之素隱曰薇蕨也梁書阮孝緒傳周德雖興夷齊

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薇蕨本二章而

占人亦多混稱太白改以叶韻蓋有自也吳越春秋

吳王闔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鏃之劍子胥伏

劍而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

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拾遺記屈原

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榛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

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

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何精靈時降相

浦晉書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陸機後將軍

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

十餘萬人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

日問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說文嗷鶴

鳴也史記李斯爲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

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置酒

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間

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

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統

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

富貴已極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太平御覽

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

可得矣考今本史記李斯傳中無臂蒼鷹字而太白

詩中屢用其事當另有所本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

李太白文集

卷三

三

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同敗人皆謂之見機

蓋

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  
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  
杯酒時人貴其  
曠達○嘆音麗

長相思長相思本漢人詩中語古詩客從遠方

別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李陵詩行

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六朝始以名篇如陳後

主長相思久別離諸作並以長相思發端太白此篇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繆本微疑一作霜

凄。尊。色。寒。孤。燈。不。明。一。作。寐。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

嘆。美。人。如。花。一。作。佳。期。迢。迢。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蕭。本。天。

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

難。長。相。思。摧。心。肝。吳均詩絡緯井邊啼古今註莎雞

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按今

涼風冷鳴尤淒緊俗謂之紡績娘非蟋蟀也或古今

稱謂不同歟金井闌井上闌于也古樂府多有玉牀

金井之辭蓋言其木石美麗價值金玉云耳宋玉神

女賦燁乎如花温平如玉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天路

隔無期楚辭據青冥而據虹兮陳後主孫瑒銘

天長路遠地久雲多歐陽建詩痛哭摧心肝

上畱田行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有上畱

田行古今註上畱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

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

旌之事與古今註所說不同豈別有異詞之傳

借古題以詠新事而

行至上畱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



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  
古老向予言。言是上畱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  
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  
百獸驚。桓一作常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  
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讓蕭本作柯之木本。  
同形東枝顛。頽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  
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  
布之譏。塞耳不能聽。本草拾遺白楊北土極多人種。虛墓間樹大皮白。古詩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七哀詩。借問誰家墳。古薤露歌。蒿里誰家地。漢書。蒿里名。今。門宏。顏師古註。蒿里。死人所說。文瑩墓也。賈山至。使其後世曾不得逢。類。家而託葬焉。顏師古註。

顛謂土塊蓬顛言塊上生蓬者耳。蓬科蓬顛義同。禮  
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昔  
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  
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  
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形似之。又禮記銘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  
其旗識之家。語孔子在衛。昧且晨。與顏回侍側。聞哭  
者之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對曰。回以此  
哭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  
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為其往而  
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  
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楚辭。歸雁兮。於征王逸註。征。行也。言將去。續齊諧記。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唯堂前  
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  
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  
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  
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更合財。寶遂為孝門述。  
李太白文集 卷三

異記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  
榮東邊枯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左傳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  
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閔伯於商邱主辰  
商人是以服事夏商杜預註尋用也史記伯夷叔齊  
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又史記吳  
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  
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  
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  
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能守節矣札雖不  
才願附於子臧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  
耕乃舍之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潘岳寡  
婦賦緬邈兮長垂呂延濟註緬邈長遠貌漢書淮南  
厲王長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  
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闞越匈奴事覺治  
之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治  
道邛邛淮南王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李  
陵詩游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瑩音營參音森緬  
勉音

春日行 胡震亨曰鮑照春日行詠春  
遊太白則擬君王遊樂之辭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一作楹一作人當窓

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

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蕭本蹙沓波浪驚

三千雙蛾獻歌笑搗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

平我無為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飄下雲

輶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為軒轅獨往入宵冥小臣拜

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真誥仰眎太霞宮金閣  
曜紫清何子朗詩美人

弄白日灼灼當春牖弦將手語謂絃與手相憂而成  
聲也風俗通箏謹案禮樂記五絃筑身今并涼二州  
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隋書  
序曰代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  
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  
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闕  
思哉曹植詩撫絃彈鳴箏昇天行古樂府名樂府古  
題要解昇天行曹植日月何肯留鮑照家世宅闕輔  
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難當求神仙翺翔六合之外  
其辭蓋出楚辭遠遊篇也天池指御苑池沼而言史  
記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  
魚之屬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樓船數百艘上建樓  
櫓韻會擣擊也毛萇詩傳考擊也書武成萬姓悅服  
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按道書有三十六天上帝東  
方八天太皇黃曾天帝太明玉元天帝清明何童天  
帝虛無玉衡天帝太極濛濛天帝南方八天赤明和  
陽天帝玄明恭華天帝曜明宗飄天帝竺落皇笏天  
帝虛明靈曜天帝觀明端靖天帝元明恭慶天帝太

煥極瑤天帝西方八天元載孔昇天帝太安皇崖天  
帝顯定極風天帝始皇孝芒天帝太皇翁重浮容天  
帝無思江油天帝上堞阮樂天帝無極曇誓天帝北  
方八天皓庭霄度天帝淵通元洞天帝太文翰龍妙  
成天帝太素秀樂禁上天帝太虛無上常融天帝太  
釋玉隆騰勝天帝龍變梵度天帝太極平育賈奕天  
帝中央四帝昊天全關玉皇上帝先天聖祖長生大  
帝上天紫微天皇大帝中極紫微大帝真誥虛  
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以四月十九日  
北京老太一迎以重白日升天蒼頡篇駢衣車也  
詩大雅宅是鎬京元和郡縣志周武王鎬京在長安  
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趾  
遂淪陷焉莊子黃帝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  
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窅冥之門矣至彼至陰  
之原也詩大雅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獨斷陛下者  
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  
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  
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  
如之封禪書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呂

向註鴻大也。○搗張爪切音  
鬚駢音瓶鑄音浩宿音窈

前有樽酒行二首

即古樂府之前有一樽酒也  
傳哀張正見諸作皆言置酒

以祝賓主長壽之意太白則  
變而為當及時行樂之辭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淡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

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

蹉跎。君起舞。日西將一作父。當年意氣不肯傾。蕭本白

髮一作首垂絲。嘆何益。水清曰淡所謂淡酒即清酒之  
義也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謂

會罷飲而赭色著面也  
廣炎詩青軒明月時王適詩  
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  
兩蕙日氛氳流光日月之光

也曹植詩流光正徘徊  
說文蹉跎失時也王  
詩暢哉人外賞遲遲  
看西夕○配音駝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

飲。看朱成碧顏始紅。一作眼白看  
杯顏色紅胡姬貌如花。當爐

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繆本  
作欲安歸。周禮  
龍門

之琴瑟於宗廟中奏之鄭康成註龍門山名枚乘七  
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斫斬以為琴王

僧儒詩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古樂府胡姬年十  
五春日獨當爐漢書乃令文君當爐顏師古註賣酒

之處累土為爐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而高形如  
煨爐故名盧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爐為對溫酒火爐

失其  
義矣

夜坐吟

夜坐吟始自鮑照其辭曰冬夜沉沉夜  
坐吟含情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

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  
貴意深蓋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

閨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  
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

曲梁塵飛古詩天寒知夜長西都賦金釭卿壁呂延濟註金釭燈盞也鮑照詩萬曲不關心陸  
機詩再唱梁塵飛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恭動梁塵釭音江

野田黃雀行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二十八曲中有野田黃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繆本作爾

窠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奈

爾一作何郭璞山海經註翠似燕而紺色陳子昂詩若何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樹林殺身炎洲裏委

唐為崖儋振三州今為瓊州其地居大海之中廣袤數千里四時常煥故曰炎洲多產翡翠越絕書記吳地傳有東宮西宮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西宮在

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燕燕失火燒之鮑照詩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爾雅  
翼鷹鳥之鷲者雌大雄小一名鳩屬陸機詩疏鷗似鷓鴣青黃色燕領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鷓鴣食之

箜篌謠樂府詩集箜篌謠不詳所起大畧言結交當有終始與箜篌引異舊註以為卽

箜篌引誤矣

華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  
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  
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一作行路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  
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蕭本作開花  
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嚴子陵事

見二卷註史記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  
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  
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斗粟譚見  
本卷上留田註方寸心也列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  
之地虛矣方輿勝覽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  
里亦名蒼梧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一曰  
宋明峰二曰石城峰三曰石樓峰四曰娥皇峰五日  
舜源峰六曰女英峰七日簫韶峰八曰桂林峰九日  
梓林峰說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淚下如雨  
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  
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  
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  
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遇  
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  
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雉朝飛

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相隨而  
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雨雌。錦衣綺  
何離襪。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  
勇氣滿。爭雄鬪死繡頸斷。雉子班奏急管絃。心傾美  
酒。蕭本作傾。盡玉梳。枯楊爾生稊。我獨七  
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色爾雅釋雉有十四種。白雉其一種也。名鶉。雉江東  
呼白鶉。枚乘七發。麥秀漸兮。雉朝飛。潘岳射雉賦。逸  
群之雉。擅場挾雨。徐爰註。逸群。雉異之雉。不但欲擅  
一塲。又挾雨。雉也。吳均雉朝飛曲。何辭碎錦衣。射雉  
賦。鶉綺翼而頰。過木華海賦。鳥離離。離離。李善註。離  
羽毛。始生貌。埤雅。雉死。耿介如壘。護疆善鬪。雖飛不  
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  
鼓吹。饒歌十八曲。有雉子班曲。梁元帝詩。金扈玉梳  
共君傾。周易。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王弼

李太白文集

卷三

三

註稱者楊之秀也虞翻註稱稗也楊葉  
未舒稱稗。○從音斯讀音讀音題

上雲樂

原註老胡文康辭或云范雲及周捨所  
作今擬之○胡震亨曰梁武帝製上雲

樂設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白  
髮導弄孔雀鳳凰白鹿慕梁朝來遊伏拜祝千  
歲壽周捨為之詞太白擬作視捨本詞加肆而  
龍飛咸陽數語似又謂此胡遊肅宗朝者亦各  
從其時備一代併樂爾琦按隋書樂志梁三朝  
樂第四十四設寺子導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  
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知上雲樂者乃舞之名  
色令樂人扮作老胡之狀率珍禽奇獸而為胡  
舞以祝天子萬壽其時所歌之辭即捨所作之  
辭也捨本辭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遨遊六合  
傲誕三皇西觀濛汜東戲扶桑南泛大蒙之海  
北至無通之鄉昔與若士為友共弄彭祖扶杖  
往年暫到崑崙復值瑤池舉觴周帝迎以上席  
王母贈以玉漿故乃壽如南山老若金剛青眼  
皆皆白髮長長蛾眉臨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併  
又善飲酒蕭歌從前門徒從後濟濟翼翼各有

分部鳳凰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  
撥亂反正再朗三光澤與雨施化與風翔  
候呂來遊大梁重駟修路始屆帝鄉伏拜金闕  
瞻仰玉堂從者小子羅列成行悉知廉節皆識  
義方歌管惜惜鏗鼓鏘鏘響震鈞天聲若鸚鵡  
前却中規矩進退得官商舉伎無不佳胡舞最  
所長老胡寄篋中復有奇樂章齋持數萬里願  
以奉聖皇乃欲次第說老耄多所忘但願明陛  
下壽千萬歲歡樂未渠央太白此篇擬之而作  
辭義多相出入故全錄之以見其所自焉耳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

戊削風骨碧玉炁炁一作皎皎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一作

鬢紅華蓋垂下睫高岳臨上唇不覩詭譎貌豈知造

化神張衡思京賦顧企天而嘆息今吾欲往平西嬉

窟月窟謂近西月沒之處蓋指西域極遠之地而言

上林賦眇閭易以戊削徐廣註戊削言如刻畫作之

才氣奔放筆墨  
飛舞雖近遊戲  
固非周作之比

碧玉吳吳言其眼色碧而有光黃金拳拳言其髮色  
黃而稍卷華蓋垂下曉言其眉長而下覆於目嵩岳  
臨上唇言其鼻巨而土壓於唇黃庭內景經眉號華  
蓋覆明珠又云外應中岳鼻齊位梁邱子註中岳鼻  
也王褒洞簫賦驚合還以詭譎李善註詭  
詭猶奇怪也○戌音恤吳音憬曉音接  
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  
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鳥未出  
谷顧兔半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  
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  
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指歸  
論道德為父神明為母孫楚石人銘大象無形元氣  
為母杏兮冥兮陶治眾有述異記盤古氏天地萬物  
之祖也路史渾敦氏即代所謂盤古氏神靈一日九  
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木華海賦狀如天

輪膠戾而激轉李善註呂氏春秋曰天地如車輪  
則復始滄南子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  
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月初學記莊子計  
然曰日者火精也陽鳥日中鳥也詳明堂賦註顧象  
月中兔也楚辭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厥利維何而顧  
象在腹太平御覽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  
人民女媧團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  
中舉以爲人故凡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愚  
者引繩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  
是博士爲人民之所古跡在焉淮南子若木在建木  
西末有十日其花照下地高誘註未端也若木端有  
十日狀如蓮花光照其下也東溟東海也顏延之詩  
日觀臨東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  
樞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  
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樞而一體皆作金光色  
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樞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樞  
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齊民要術  
玄中記云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  
而下屈通三泉  
中國有七聖半路頽鴻蕭本  
作洪荒陛下



應運起龍飛人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叱咤  
四海動洪濤為簸揚舉足踢紫微天關自開張中國  
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君其一則武  
后也考先天二年睿宗諱有運光五聖業盛百齡之  
辭貞元二十一年順宗諱有九聖儲祚萬邦咸休之  
語皆數武后在內知當時稱謂如此也半路頽鴻荒  
喻祿山倡亂兩京覆沒似鴻荒之世也陛下應運  
起謂肅宗即位於靈武龍飛入咸陽謂西京克復大  
駕還都也亦肩立盆子謂祿山既死群賊又立安慶  
緒為主也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揚喻天下震動寰  
宇洗清也舉足踏紫微喻踐天子之位也天關自開  
張喻四遠闕塞悉開通出入不事閉守也魯靈光殿  
賦鴻荒撲畧張載註鴻大也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  
也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薛綜註龍飛鳳翔以  
喻聖人之興後漢書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  
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  
由初不恤錄宋書光武起於春陵之白水鄉章懷大  
子後漢書註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東南字旁二

里有白水焉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人老胡感至  
平御覽天官星占曰紫微者天帝之座也  
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  
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  
膝並蕭木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北  
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一作  
杯西京賦總會仙倡薛綜註仙倡僞作假形謂如神  
也東哲發蒙記獅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  
噬則百人仆惟畏鈎戟南齊書王敬則夢騎五色獅  
子論語摘襄聖鳳有九苞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二曰  
心合度三日耳聽達四曰舌講伸五曰彩光色六曰  
冠矩朱七日距銳鈎八曰音激揚九曰腹交戶傳毅  
舞賦颯沓合并張銑註蠲沓盤旋貌春秋元命苞黃  
帝龍顏得天庭陽文王龍顏柔肩望羊宋玉大言賦  
北斗戾兮太山夷說文戾曲也  
九九八十一萬六字出戰國策



日鷓鷹又曰鷓鷹三歲以後色變蒼白曰蒼鷹隋魏  
彥深鷹賦所謂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  
為黃二周作鷓三歲成蒼是也世俗通謂之角鷹以  
其頂有毛角微起也鷓詩所謂晨風似鷹而小好乘  
風展翅鳴則風生世俗謂之鷓鷹與鷹極類惟尾長  
翅短為異猛悍多力鷓尤勇健善搏乃鷓鳥中之殊  
特者故鄒陽書曰鷓鳥累百不如一鷓禽經曰鷓鳥  
之善搏者曰鷓孟康漢書註鷓大雕也詩經正義鷓  
之大者又名鷓蓋言其似鷓而大也或以鷓鷓混為  
一物或以鷓鷓為王雉魚鷹之異名皆非也四鳥皆禽  
中之鷓者形狀亦相似曲喙金睛翎翻利爪盤旋空  
中俟物而擊之鷓形最所博者惟鷓雀小鳥之類  
鷹稍大能搏雉兔雞則大於鷹能擒鴻鷓大鳥鷓則  
又大於鷓能搏狐鹿羊豕鷹多生北地鷓則處處有  
詳釋之。鷓音步。鷓音不。鷓音不。鷓音不。

日出入行胡震亨曰漢郊祀歌日出人言日出  
天太白反其意言人安能知日月不息不  
當違天矯誣貴放心自然與洋溟同科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繆本作歷天  
又復入西海  
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一作其行終人  
古不休息  
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  
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義和  
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  
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  
莊子曰日出於東方而人於西極諺文隈水曲隈也六  
龍見蜀道難註莊子曰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陸德明註  
崔云終古久也鄭玄註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法苑  
珠林元氣者依河圖曰元氣無形句句蒙蒙偃者為  
地伏者為天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  
帝五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三五曆紀曰未有  
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滓鴻濛滋分歲起攝提元  
氣啟肇郭象莊子註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

李太白文集 卷三 三

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太白謝榮  
 怨落二語本此殷仲文詩四運雖鱗次呂向注四運  
 四時也廣雅曰御謂之義和淮南子百姓曼衍於荒  
 滌之波而失其大宗之本劉勰新論莫衍於荒滌之  
 波留連於是非之境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  
 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郭璞詩塊無魯陽德  
 回日向三舍書仲虺之誥矯誣上天賈誼過秦論囊  
 括四海之意淮南子大塊載我以形高誘註大塊天  
 地之間也莊子大同於溱溱司馬彪曰溱溜自然元  
 氣也張衡靈憲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  
 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溜溜  
 蓋乃道之根也葛洪枕中書二儀未分溜溜鴻濛未  
 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  
 黃○隈音近威汨音骨溟音茗溱音悻  
 胡無人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  
 嚴風吹霜海草凋一作霜皜姚一作霜流星白羽腰間插  
 萬將軍兼頌一作霜皜姚一作霜流星白羽腰間插 劔花秋

海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闕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

風虎盡一作書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

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

漢道昌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冬風曰嚴風周禮凡

會驕馬壯貌漢書武帝元光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

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漢書霍去病

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子壯上為票姚校

尉與輕勇騎八百直乘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

虜過當服虔註票姚首飄搖顏師古曰票音頻妙反

姚音羊名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鷗字

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

結則不當其義也按唐人詩中用嫫姚字者多從服

不從顏說即杜工部亦然不獨太白是詩矣上林

賦備白羽文頌註以白羽箭故言白羽也

揚雄長楊賦天兵四臨李善註天兵言兵威之盛如

天也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史記正

胡已無人四方猛士  
亦何用一時豪傑  
語意全在大風  
雲飛揚五字方  
見太白不可一

世之氣象亦何  
論達理不達理  
也余竊以子由  
為不達詩理

義林地志曰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八  
里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瓜州西北八十里漢  
破走月支開關在陝西故瓜州西北八里漢霍  
國即此雲龍風虎皆臨名李衛公問對太宗曰天  
風雲龍虎鳥蛇八陣本一也舊註引周人秘藏  
故說八名於八陣未當後漢書永平十五年十  
從虎之文恐於詩義未當大將魏晉書凡五星  
月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魏晉書凡五星入月  
其野有逐相太白將感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  
太白入月在斗成帝感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  
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  
嘗為摧敵之兆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  
扶傷古今註秦築長城土色陛下之壽三千霜  
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陛下之壽三千霜  
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今守四方漢高祖歌詩大風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蘇子由譏此詩  
末句為不達理蕭士贊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

已足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  
肯輕致不識理之謂矣東坡云今太白集有悲來乎  
笑已乎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之作蓋唐末五  
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  
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今遂  
刪去後人其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後人錄此詩者  
悉刪去後三句蓋多從蕭本也○琦按西陽雜俎云  
祿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  
死太白蝕月蕭氏註從之謂此詩必作於上元間據  
太史之占而言今考唐書天文志初未嘗有太白入  
月之事而蕭妄引上元元年三年月掩昂之文以當  
之誤矣玩天兵照雪下玉關之句當是開元天寶之  
間為征討四夷作庶幾近是

北風行鮑照有北風行傷北風雨雪  
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一月  
之賜不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  
及此

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  
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  
去。遺此虎文金鞞。鞞中有一蕭本雙白羽。箭蜘蛛結  
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  
之已成。一作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一作哉。准南子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註。龍即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又淮南子。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註。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太平寰宇記。燕山在薊州高誘註。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太平寰宇記。燕山在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五里。自西山一帶。迤邐東來。延袤數百里。抵海崖。然詩家用燕山字。槩舉燕地之山。猶秦山楚山之類。不專指一山也。宜隸名勝志。軒轅臺在保安州西南界之喬山。土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故。

也。唐之幽州。又謂之范陽郡。屬河北道。鞞當作鞞。鞞為是韻。會鞞鞞盛箭室。子虛賦。作步。又北史。突厥傳。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置後漢書。宋浮傳。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鞞音丙。鞞音步。鞞音差。

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一作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  
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  
逾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繆本  
赫大梁城。縱死蕭本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

蕭本下白首太京經莊子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  
 作開後之衣司馬彪曰曼胡之纓謂粗纓無文理也鮑照  
 詩錦帶佩吳鉤李周翰註吳鉤劍類頭少曲夢溪筆  
 談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辛延  
 年詩銀鞍何煜燐杜篤論都賦軍如流星莊子臣之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司馬彪曰十步與一人相  
 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韻會將奉也賁也持  
 也邱遲詩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張華輕薄篇三  
 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張華壯士篇慷慨成素霓嘯  
 咤起清風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  
 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  
 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  
 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  
 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至家引侯生坐  
 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  
 居間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復謝魏安釐王二  
 十年秦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王使將軍  
 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告魏王曰吾攻趙且

秦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後兵先擊之魏王恐  
 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公子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  
 所殺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  
 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  
 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果盜晉鄙  
 兵符與公子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  
 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  
 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  
 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  
 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  
 公子俱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  
 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韻會烜赫明  
 照貌又云烜光明也詩赫兮烜兮註宜著貌一日有  
 威儀貌通作嘽禮記引詩赫兮嘽兮又作暄琦按後





